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陽 刘小枫 | 主编

梁中和 著

灵魂·爱·上帝



πολιτικά

政治哲學文庫

甘陽 刘小枫 | 主編

灵魂·爱·上帝
——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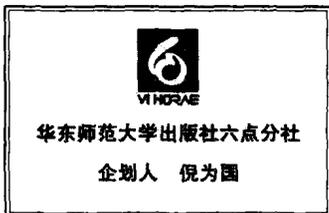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魂·爱·上帝——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研究/梁中和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政治哲学文库)
ISBN 978-7-5617-9154-7

I. ①灵… II. ①梁… III. ①斐奇诺,
M. (1433~1499)—神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616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政治哲学文库

灵魂·爱·上帝——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研究
梁中和 著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2.75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154-7/B·679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 20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

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

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而

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

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年夏

目 录

序 言(李秋零) / 1

第一章 斐奇诺和佛罗伦萨文艺复兴 / 5

- 一、斐奇诺的时代 / 5
- 二、斐奇诺生平 / 20
- 三、斐奇诺著作简介 / 35
- 四、斐奇诺对神学、哲学和人文艺术等的继承与影响 / 43

第二章 斐奇诺“柏拉图神学”产生的园地 / 56

- 一、古代基督教神学中的柏拉图主义传统 / 56
-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柏拉图主义和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产生、运作及其影响 / 69
- 三、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崛起 / 82
- 四、斐奇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 / 92

第三章 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的归属范畴 / 110

- 一、何谓“古代神学”? / 110
- 二、历史上的古代神学：希腊哲学产生前后的古代神学 / 112

2 灵魂·爱·上帝

三、古代神学的接纳与沉潜：基督教神学对古代神学态度的变化 / 137

四、斐奇诺对“古代神学”的复兴与转化 / 152

第四章 “柏拉图神学”要义：上帝和存在的等级 / 181

一、存在及其五个等级 / 181

二、论上帝 / 204

第五章 “柏拉图神学”要义：灵魂不朽性证明与人的特殊地位 / 228

一、灵魂不朽的理性证明 / 229

二、灵魂不朽的迹象证明 / 242

三、灵魂不朽的五个问题 / 247

四、灵魂规定下的“人类”概念和人类学：人的本质、生活和归宿 / 255

五、灵魂不朽与斐奇诺的神秘主义神学认识论：“柏拉图式沉思”和灵魂沉思的能力、内容及意义 / 265

第六章 “柏拉图神学”要义：“柏拉图式的爱”的神圣力量 / 273

一、斐奇诺提出“柏拉图式的爱”的背景和意义变迁 / 273

二、灵魂对身体的爱和两性之爱：爱愿与婚姻 / 283

三、灵魂与灵魂的爱：在友谊中合一 / 287

四、灵魂在爱和沉思中与上帝合一：作为神秘神学的“柏拉图式的爱” / 289

第七章 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的特点、意义与历史地位 / 311

一、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的哲学特点和意义 / 311

二、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的神学特点与意义 / 327

三、斐奇诺及其“柏拉图神学”的历史地位 / 340

附录一 斐奇诺生平年表 / 344

附录二 《柏拉图神学》导言 / 346

附录三 《柏拉图神学》纲要 / 377

附录四 哲学：天赐的神圣礼物 / 378

参考文献 / 383

后 记 / 397

序 言

我曾经在为溥林先生关于波纳文图拉的专著所做的序言中说过：“漫长的中世纪，堪称是冶炼西方文化的大熔炉。而 13 世纪，则是西方文化出炉前的最后一次加料和升温。”这指的是伊斯兰文明携带着欧洲人已经久违的古希腊文明传入西方以及西方思想界对它的吸纳、消化和反思。而到了梁中和先生这部专著的主人公斐奇诺生活的年代，亦即 15 世纪，西方文化已经到了出炉的前夕了。这个时代，被人们称之为“文艺复兴时代”。

“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本意是“再生”。所谓“再生”，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是曾经“死亡”。西方古典文化是否曾经死亡，并且在 14—16 世纪才凤凰涅槃般地再生，“再生”或者“文艺复兴”这个标签是否适用于在 14—16 世纪这个时代，学界是一直有争论的，梁中和先生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也介绍了学界围绕这个标签的“口水战”。我个人倾向的观点是：基督教在其形成和发展乃至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上，并非一味排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明，而是大量地吸纳了这种文明的成果。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摧毁古典文明的过程中，由于基督教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较小，反而为古典文明保留了火种，在后世成为“西方的导师”，为文明的再度昌盛奠定了基础。因此，即便是对于西罗马

帝国覆亡之后的这一段历史来说,也只能说文明的“式微”而谈不上“死亡”。当然,基督教所保存的火种是“基督教化了的文明”,这就为后来发展出的西方文明打上了基督教的深深烙印。而实际上早在九世纪的查理大帝时代,西方文明就已经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在13世纪由于伊斯兰文明的传入而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潮。14—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是13世纪的一个合理延续。当然,经过了13世纪的准备,14—16世纪与13世纪的吸纳、消化和反思相比,是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时代。而且,既然“文艺复兴”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我们不妨依然使用这个概念来称谓这个时代。

此时的“创造”,尚是一种探索中的“创造”,是一种夹杂着“复古”、甚至以“复古”为“外衣”的“创造”。本书的研究对象:斐奇诺的“柏拉图神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自幼就沉迷于柏拉图哲学的斐奇诺,青年时代就得到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西莫·美第奇的资助,潜心翻译和研究柏拉图的著作,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重镇柏拉图学园的领导人。在完成《柏拉图全集》的翻译之后,为了救平基督教和柏拉图之间的沟壑,斐奇诺又撰写了《柏拉图神学》这部巨著。基督教神学虽然最初就是在柏拉图主义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但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所接触的却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对柏拉图本人的思想可以说不甚了了。而在中世纪晚期,亚里士多德已取代柏拉图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主要支柱。斐奇诺的工作,实质上是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一次新的、也是真正的结合。因此,斐奇诺不是简单地继承了从奥古斯丁到波纳文图拉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传统,而是依据新的时代精神、吸纳柏拉图哲学的精华、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对新的时代问题作出的一种回答。他在继承了柏拉图主义的宇宙等级制的同时,藉探讨灵魂问题,集中探讨了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并通过“柏拉图式的爱”这个概念,提出了灵魂在爱和沉思中与上帝的合一,从

而开创了基督教的人文主义传统。梁中和先生在本书中把“上帝和存在的等级”、“灵魂不朽性证明与人的特殊地位”、“‘柏拉图式的爱’的神圣力量”归结为斐奇诺的“柏拉图神学”的三个“要义”，可以说是抓住了斐奇诺思想的根本。本书在作者发掘出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斐奇诺思想的详细阐述和严谨剖析，不仅为我们准确地再现了斐奇诺这位思想“巨人”，而且透过斐奇诺也为我们展现了那个“产生巨人的时代”的独特风采。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是连接中古哲学和近现代哲学的重要一环，但在汉语学界却未引起相应的研究。我自己曾经在这个领域下过一番功夫，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快就离开了这个领域。梁中和先生的这部专著，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有关这个领域的一部力作。我在这里当然首先要向梁中和先生表示祝贺，但我更期望的，是这部专著能够引起学界对这个领域的关注，有更多关于这个领域的作品涌现。

是为序。

李秋零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

第一章 斐奇诺和佛罗伦萨文艺复兴

一、斐奇诺的时代

1. 作为概念标签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越来越多地成了一种标签，大家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大，一些急于改变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和前见，试图把它从14到17世纪意大利的额头上撕扯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有趣的场景：

历史学家们历来对“文艺复兴”能否作为历史学术语，进行了大量的口水战。^① 有些人甚至质疑文艺复兴是中世纪文化的“进步”，他们更愿意把文艺复兴看作是对古典时代的悲观怀恋；^②另

① Brotton, J. *The Renaissa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UP, 2006(中译本:布罗顿著,《文艺复兴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参见 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式微》(*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A Study of Forms of Life, Thought, and Art in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in the Dawn of the Renaissance*, transl. by Fritz Hopman, London, 1924)。

一些人则将目光聚焦在两个时期的连续性上。^①实际上有人已经在叫停使用这一标签,他们认为它是“当前主义”(Presentism)^②的产儿,即站在历史叙述或文化评论的立场上,运用历史来证实现在和现代的合理性、理想性。广义的“文艺复兴”还包括多个历史或文化运动,如卡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③12世纪的文艺复兴、^④希腊的文艺复兴^⑤等。

“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最先出现在著名艺术家和最早的艺术评论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意大利艺术家生平》(出版于1550年)一书中。^⑥瓦萨里当时用此词描述意大利艺术家,是冲破逐渐没落的罗马时代哥特式艺术的大胆尝试。在瓦萨里看来,古代的艺术是意大利艺术重生的核心要素。但是直到19世纪,法语“Renaissance”一词才用于表达开始于13世纪晚期的一场文化运动,是法国历史学家米希尔(Jules Michelet)在其1855年出版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⑦中首次加以定义的。对米希尔而言,文艺复兴更是一场科学进步的过程而非文化或艺术的更新,他认为“文

① Starn, Randolph,《文艺复兴的回归》(“Renaissance Redux”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3 No. 1 p. 124)。

② “当前主义”是指人们站在自己所处时代的立场上评述古代文明的优劣进退等,现代历史学家大多都避免这种态度。这里为了避免与“现代主义”(modernism)混淆,我们突出该词的方法或立场意味,而译为“当前主义”。

③ 加洛林王朝在中世纪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卡洛林文艺复兴,这一时期的加洛林艺术是一种古典艺术风格,大约从780年到900年之间的120年间——正值查理曼大帝及其继承人的统治时期。加洛林文艺复兴运动也是史上第一次北欧国王资助古典地中海罗马艺术形式,由于其中还混杂着古典日尔曼形式,因此形成了全新的创新形式。

④ 参见哈查金斯的《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张澜、刘疆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⑤ 参见P. N. Ure,《希腊文艺复兴》(*The Greek Renaissance*, Methuen & GO. LTD, 1921)。

⑥ 中译文参见:[意]瓦萨里著,《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刘明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 Michelet, Jules.《法国史》(*History of France*, trans. G. H. Smith, New York: D. Appleton, 1847)。